

光啓學會叢書

中古文化與士林哲學

趙爾謙譯述

傳信書局發行

光 啟 學 會 叢 書

中古文化與士林哲學

趙 爾 謙 譯 述

傳 信 書 局 發 行

光 啓 學 會 叢 書

中古文化與士林哲學

譯 述 者 趙 爾 謙

出 版 者 光 啓 學 會

發 行 者 傳 信 書 局

印 刷 者 傳 信 書 局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七 月 出 版

實 價：宜紙陸角 報紙肆角

于 序

光啓學會有發刊叢書的決議，因商得趙爾謙博士同意，把他輯譯的「中古文化與士林哲學」加入哲學類。這點是我們先要向讀者聲明，而又向趙教授致謝的。

至於這本書對國人的貢獻，最少有以下兩項：

消極方面可破除許多人的謬誤成見。中古時代是黑暗時代，士林哲學是瑣碎哲學，這兩個觀念已深入許多學者的腦海，著書講演不自知的弄出許多純主觀的笑話。讀了這本書，就可撥雲見日，恍然大悟，所謂黑暗原來是文化燦爛的反語，所謂瑣碎實在是博大精微的別名。於是對中古文化由輕蔑而贊美，對士林哲學改譏諷為研究。西洋文

化史的面目得以發現，而古代哲學的正傳也就不難捉摸。極積方面，對中古生活的實際，認識較清。他們的生活是統一的：學者的議論無論如何縱橫捭闔，勾心鬥角，甚至談入玄玄，玄而又玄，根本主張總不與當時的中心信仰，天主教義相矛盾，且有互相發明的妙用；社會上一切典章文物，雖因環境歧異，不必一道同風，而千變萬化，絕不至脫離天主教會的紀律。有天主教萬古常新的教義，堂堂正正的紀律，於是中古人生一方面錯綜活潑，一方面又整齊嚴肅，統一而不同一，保守卻又進取。我國新文化建設，有識者都肯定中心信仰的必要，那麼讀過這本介紹中古的好書，我們怎能毫無感悟！

以上兩項利益：破除誤解和發現我國文化建設的途徑，並不是概括本書的精采。歐洲中古文化蘊蓄淵博，本書能擷英吐華，讀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收穫正不可限量，我個人的直覺見解，不過和將來讀這本書的人預表其鳴罷了。

一九三五年四月于斌序於北平迺慈府甲六號

張 序

自中西交通開始，歐化東漸，國人慕西方物質文明，專重積極科學之研習；其於文化精神上哲理之探討每多忽略，即有之亦多注意現代學派，而不追索以往之源流。歐洲文化，自希臘而羅馬而西歐諸國，自有其淵源所在，漸次流傳，經二千年之歷史始有今日之發達，非突進亦非偶然而成也。研究近代文化者，豈可數典忘祖而不探考根源與演進乎？

歐洲前期文化，盛於中古，其時哲學昌明，後人稱為黃金時代，而造此黃金時代盛況者，為當日之教會；本篇會負保存宣傳之功，士林派有發揚光大之力，此學派中，人才輩出，刻苦精研，巴黎為講學之中心，影響及於歐洲全陸，集過去學術之大成，立後代文化之基礎，厥功甚偉，其績尤多，此研究世界文化歷史者所不能否認者也。

士林派在十三世紀為全盛時代，創立大學研究學術，編譯亞里士多德之全部著作，革新哲學思想；多明我聖芳濟二大修會成立，培養

許多著名大學教授；大亞爾培，多瑪斯，波拉旺主，登斯郭特，Albert le Grand, Thomas Aquinas, Bonaventure, Duns Scot 哲學家之巨擘也；羅舍培根 Roger Bacon 科學發明之先導也；其餘文學藝術尤多貢獻，影響後世甚大；所以士林派之於歐洲文化有繼往開來之功力焉。

我國研究中古文化與士林哲學者，每苦專書甚少，哲學史中，僅述一二，記載粗疏，詞多貶譏，不明實在，焉知大義，此余之所以渴望吾友趙君爾謙所譯，「中古文化與士林哲學」一書刊行問世，而使人明瞭中古文化之特點，士林哲學之思潮，文藝發達之狀況；換言之，即明瞭教會與文化之關係也。

趙君留學歐洲，十有餘載，專攻哲學，造詣頗深，士林學派尤為所長；曾著「牛曼」Newman 博士論文，旁徵博引發幽抉微，深得西方人士之贊許。回國後任輔仁大學哲學教授，今夏輔仁社暑期講習會特請趙君講演，趙君乃擇其師德雨夫(De Wulf)所著「中古文化與士林哲學」為教本，將是書提要譯述，全書要義悉備無遺，并求聽講者容易明瞭起見，參以本國例證。大受學者歡迎，咸促其印成專書，以供同好。趙君受業於德雨夫教授數年，對於著者之思想，有精透之了解；此書雖有譯本，然余比較觀之，殊不及趙君所述者之簡明正確也。

一九三四年十月，張 懷識於北平輔大。

Maurice de Wulf 先生於一八八五年入魯文大學學習法律，文學與哲學，其時新士林哲學運動經彌爾謝主教指導，在大學內進展甚速，聖多瑪斯哲學院終於一八九四年成立。先生受時代潮流不可遏止的影響，遂與法律絕緣，專門研究中古哲學史，與彌爾謝同為新士林哲學運動的柱石，任多瑪斯哲學院教授者近四十年，其間曾數至歐美各大學府講學，不但每次載譽而歸，並且能於中古哲學及多瑪斯思想獨闢一解，使聽者嘆服深思。

先生著作甚多，限於篇幅，不能盡述，其所著之中古哲學史，確是馳名國際；史學而外，於各家學說，涉獵極廣，嘗研究中國思想，獨於莊墨哲學服膺甚深；去歲以高年及健康關係，脫離教授生活，專事修養與著述。吾人離開母校，散在四方，已有年所，回想當年數百弟子，在大學工學院 (Les Ecoles Spéciales) 裏的破爛教室中，坐在動搖不定的檯上，兩臂伏在傾斜欲倒的桌上，手筆不停動作，雙目向前注視，在萬籟俱寂呼吸能聞的靜默中，聽先生用純潔的法文，聲出金石地解釋形而上學的學理，一切景況，宛如昨日，今忽在此危城中，再讀先生舊課，不禁百感交集，感慨系之矣。

一九三五年七月五日趙爾謙謹誌於北平輔仁大學。

目 次

于 序	VII—VIII
張 序	IX—X
著 者 De Wulf 先生小影	XI—XIII
第 一 章 叙論	1 — 4
第 二 章 十二世紀文化的特點	5 — 8
第 三 章 哲學受文化之影響	9 — 13
第 四 章 十三世紀哲學之勃興	14 — 20
第 五 章 中古文化國際化的傾向	21 — 24
第 六 章 樂觀主義與無我主義	25 — 28
第 七 章 士林哲學與宗教精神	29 — 32
第 八 章 主知主義	33 — 37
第 九 章 士林哲學之兩重宇宙觀	38 — 44
第 十 章 個人主義與社會哲學	45 — 49
第十一章 國家在哲學上之地位	50 — 54
第十二章 文化進步的概念	55 — 56
第十三章 士林哲學與當時各國的民族性	57 — 63
第十四章 結論	64
參考書	65 — 66
附 錄 一 中古文化的鳥瞰	69 — 82
附 錄 二 中古哲學與文明	85 — 91
附 錄 三 西文名詞，人名，地名檢查表	95 — 106

中古文化與士林哲學

第一章 叙論

哲學與文化的關係

近來研究中古哲學的方法，和從前不同了，因為在圖書館中得了許多的新材料，而新出土的中古物品，更足為考古家的根據，與歷史家不少的方便。中古著名的哲學家，多如過江之鯨。幾乎不勝枚舉，我們約略舉其知名者如下： John Scotus Eringen, Anselm of Canterbury, Abelard, Hugo of St. Victor. John of Salisbury, Alexander of Hales, Bonaventure, Albert the great, Thomas Aquinas. Duns Scotus, Siger of Brabant, Thierry of Freiburg, Roger Bacon, William of Occam 等，全是第一流的作家與思想家，頗值得人們深切注意的，現在研究他們學問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起來了。

有許多中古研究者，把中古哲學與中古文化分開來，以為毫無關

係。其實不然，一個文化當中，如政治，經濟，宗教，美術，科學，哲學等成分，均有互相聯帶的關係。從表面上看起來，哲學似乎不受時世潮流的影響，其實完全不然；因為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的哲學，可算是希臘雅典文化的反射，譬如我們不明瞭 Bacon 及 Hobbes 時候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情形，那麼我們就不能了解他們的哲學。所以我們欲明瞭多瑪斯及大亞爾伯的思想，我們不得不明瞭中古的文化，否則如一葉孤舟在大洋中飄蕩，無所寄宿，沒有方向了。我們要知道哲學家是時代的寵兒，而哲學空氣，又是時代造成功的，同這時間裏的政治，經濟，社會，道德，宗教，美術，均有深切的關係，不但如此，哲學是受外面的影響——文化的影響，反過來，文化又受哲學的影響。

研究中古文化的方法

欲深入中古的文化，真正了解其精神，最忌諱的是拿中古時代的心理和習慣，同我們現代的心理和習慣比較。有許多研究哲學歷史學者，犯這個毛病。須要知道中古的文化與我們現在的是完全不同的。我們假使到一個很大的博物院裏去參觀——拿現代軍人及古代軍人所用的軍械盔甲等做例子——知道中世紀生活的情形，現代是不適用了

。假使二十世紀的人捨輪船，火車，飛機，飛艇而不用，必欲效法中古交通的方法，可謂太不時髦了。所以欲明瞭中古，我們必得直接效法中古人的思想方法，設身處地的同中古入一樣地思想。就如同初學外國語，最好就直接用這外國語來思想，而無庸再翻譯到本國語。

中古文化的發源地

因爲有兩種原因，我們才注意十二與十三世紀的文化。第一是中古文明到這個時期，可算是發展到『登峯造極』了；第二是在這兩個世紀內，哲學的環境和空氣，已經養成得非常優美與濃厚。有許多歷史學者，大家都一致的說，中古文化，是法國文化。法國是這個時期的文化發源地，是從法國才散布到歐洲各地。例如封建制度，宗教思想，本篇會的組織，美術與建築，全是法國人創始的，就是哲學，亦復如此。

兩世紀文化的概況

假使從文化方面觀察，十二世紀是特別重要，假使從哲學方面觀察，十三世紀是更形重要。因爲哲學的發展，較遲於文化，牠是文化的

結果，文化寵兒。牠的發展，大約都在文化極端的發展以後，十二世紀，是一個建設時期，無論從那一方面觀察，均有長足特殊的進展，至於十三世紀，是開花結果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內，從哲學方面著眼，各種學說，勃然興起，從希臘哲學盛興以後，未有如此之盛。在諸家諸派中，以士林派學說，最為合乎時世之潮流，為哲學諸派中握有時代之權威者，因為士林學派把十三世紀人的心理，政治，社會，道德，以及其他一切文化，都發揮表現出來了。

第二章 十二世紀文化的特點

封建的歐洲與公教影響

歐洲在十二世紀的時候，封建制度，盛行一時，法，英，意大利，西班牙，德國等，總是採用封建制度。是時天主教會與封建制度，發生一種密切的關係。各城主教和各地修院院長，固然是宗教界領袖，同時也是行政長官，靈魂問題和世俗事務，他們一齊有權來管。所以無論在那一個時期，宗教與社會發生過最密切，最深厚的關係，無過於十二世紀了。這個時候，握有神職與世俗的重權，是格羅尼 Cluny 與西都 Citeaux 兩個本篤會修道院的院長們。他們的分會，在德國及歐洲各地，幾如「星羅棋佈」。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九世紀十世紀的本篤會各處修院之恢復與重建，十之八九，全是退伍軍人做的。他們以百戰餘生，飽經滄桑，前半生差不多放浪形骸，後半生就到修院裏來懺悔。這一類的事實，大半同聖依納爵差不多。

格羅尼本篤修會的組織，是同封建制度一樣的，牠們各分會的獨

立，和封建式下的小諸侯差不多，而中央集權，又與一國之國王無異，修士服從院長的命令，和農民服從公侯伯爵等一樣。這時候的修院，是一個大地主，擁有土地與森林，農民生長死亡於他們統治下者，無累千萬，但是這班修士們與世俗的公侯伯爵等究竟不同，待遇這班農工以正義以愛德。所以格羅尼的一個院長，可敬伯多祿 (Peter the Venerable) 曾經說過：「不錯，我們有封建諸侯的權力，不過我們不濫用之。我們待遇農工，如同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姊妹，(Servcs et ancillas, non ut servos et ancillas, sed ut fratres et sorores habent)」。有一層很可以使得我們注意的，就是修士神父們善待農工的精神，慢慢地灌輸到那班公侯伯爵的頭腦裏去了，所以他們也逐漸改良善遇農奴。還有許多封建制度下的武士，受了宗教精神的薰染，變成保護聖教會的宗徒。及到後來格羅尼修院組織十字軍到聖地東征，也是利用這班懺悔的武士。到一千九百十年，在格羅尼開千年慶祝大會，世界上的開人都來了，有一位說，我們來到格羅尼唱讚美文化的歌 ("We are come to Cluny to sing a hymn to civilisation")，就是說格羅尼修會與文化的關係。

繼格羅尼後起的本篤會修院，與十二世紀文化有特殊關係的是西都，他的支會，也是滿佈於法國及歐洲各部。他們出類拔萃的人物，是聖伯爾納多 (St. Bernard)，是一個大改革家。除上面說的兩個本篤會修院以外，各城主教和羅馬教廷，與本世紀的文化，亦有特殊關係。

人格之價值與尊嚴

從這種封建制度下，我們得着很有用處的一種情感，就是個人人格之尊嚴與個人人格之價值(The sentiment of the value and dignity of the individual man)。一個封建制度下的人，有他的自由生活，他是一家之主，一國之王，他要如何便如何，他是爲他自己而生存(Proter seipsum existens)；一切封建道德的基礎，是築在兩個東西上，第一是尊重人格 (Respect for personality)，第二是實踐約言。在封建制度下，俠義風氣頗盛。經格羅尼修院指導后，這種修院封建制度的美德，——俠義精神——遂宗教化。天主教告訴我們各個人的靈魂價值，全是相等，因爲全是耶穌寶血贖的，所以非常寶貴，不問富貴貧賤，大小尊卑，人的靈魂，無等級之差。封建制度下的忠誠信實之風，確成爲宗教美德，而尊敬婦人，善遇貧苦種種懿行，均從此而生。

法國是文化中心點

十二世紀的美術，在各處天主堂內，可以瞻其進步，有許多修士

，全是當時著名的藝術家。十二世紀，是個建設時期，法國巴黎，是一切文化藝術哲學的中心，這件事實，是各國歷家史所共認的，但是本篤會兩修院有功於本世紀之文化，是無庸贅言了。